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七

侯官　林喬蔭

饗燕

周官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據小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賓是五等諸侯客是諸侯之卿則列國之君臣凡來王者皆得有饗燕之禮而左傳載定王之告士會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則饗燕二者又因君臣而異其施似當言饗以親四方之賓燕以親四方之客然觀左傳載管仲平戎於周王饗以上卿之禮是卿固亦有饗矣說左傳者取國語所云王公立飫則

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證之立飫卽是饗禮禮之立成者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卽傳之所言體薦也此薦之而不可食所以訓共儉故曰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諸侯親來朝覲者始以此禮待之若親戚燕饗則其禮同用殽烝殽烝者體解節折而升於俎所謂擇其柔嘉選其馨香使之可食卽傳之所言折俎所以示慈惠之道列國之卿爲諸侯所使而來則以是禮待之雖名亦爲饗賓用諸侯之燕法然則管仲之饗卽同於士會而於諸侯之饗禮不同但旣名之爲饗故大宗伯卽可通其文謂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矣猶之諸侯朝覲王

禮之以鬱鬯故大行人有王禮再祼一祼之文若大國之孤其禮之但以酒不以鬱鬯既不以鬱鬯則不得謂之祼而典瑞言祼圭有瓚以祼賓客鬱人言凡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亦皆通賓客爲言非謂列國之卿王之禮之亦用祼也

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注曰載爲也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疏曰燕禮大射儀諸侯皆使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祼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今考本文承上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是統爲王后不與而言卽外宗職所云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賓客之事亦如之者也葢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再祼者王爲一祼后爲再祼此大賓客卽指上公禮當再祼而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再祼也載與再古文通若是代王則直曰攝祼可耳何必言載且王既自拜送宗伯但酌以授王而已亦當爲贊祼不得云攝也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侯伯王禮壹祼而酢子男王禮壹祼不酢此謂朝覲之日行正禮畢王用鬱鬯之禮禮賓謂之祼者以其用鬯別於大國之孤之但用酒與聘禮之禮賓但用醴也是以周禮所載賓客之祼事

先儒皆就禮賓之節為言秦氏通考獨據祭統有獻之屬莫重於祼之語謂大行人旣言諸侯之饗禮有九獻七獻五獻之等則亦必有祼因以祼屬之初獻而周禮所言賓客之祼事俱列諸饗禮之中且譏注疏專以祼屬禮賓而不及於饗爲未備今按大行人之文於王禮言祼於饗禮言獻明祼與獻異內宰職亦云凡賓客之祼獻皆贊亦分祼與獻言之則祼不與於獻數可知卽謂禮賓與饗賓不同日禮賓之日只用祼饗賓之日先以祼爲一獻後乃依命數以足其獻數然考凡燕饗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復酬賓然後成爲一獻故曰獻之禮成於酬左傳趙

武賦瓠葉而穆叔知其欲止用一獻之禮者以瓠葉之詩初言獻中言酢卒言酬有獻有酢有酬是為一獻之禮今以祼與一獻之數則子男之禮固祼而不酢何以得成其為一獻乎且祭統之文專言祭禮與賓客之禮無涉即祭禮亦是做賓客之禮為之朝獻依生人之有饗禮饋獻依生人之有食禮今觀司尊彝所載六享皆先祼而後及朝事則祼亦不與於朝獻饋獻之數明矣惟是祭禮行於一日先祼而後朝獻朝獻而復饋獻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祼以二獻未行之先首舉祼禮明其為祭之始事而重之若朝覲則禮賓饗賓分為兩日禮賓之日祼即同於六

享之先祼及饗賓之日所爲九獻七獻五獻者亦卽同於六享之朝獻若既祼於禮之之時而饗之又祼未聞祭禮迎牲以前祼尸至正行朝獻時復祼也然則王之再祼一祼惟禮賓爲然饗必無之至於饗之獻法其禮久佚不可復見然既獻酢酬三者備乃成一獻則如是九次卽爲九獻如是七次五次卽爲七獻五獻左傳秦后子饗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此卽備九獻之禮者獻成於酬故每一酬時有幣以將之因是勸飲之意亦以著其爲一獻之節后子親齎其一以爲初獻而積迻其八是爲九獻之酬幣夫一獻之終必有酬幣祼

只酢而不酬且并有不酢者又安得有酬幣以成其為獻乎

饗禮久亡其散見於周官諸職及戴記所言大饗者猶可得其梗概大抵與廟祭之朝獻同朝獻行於日朝而彤弓詩有一朝饗之之語朝獻之初腥肆而不熟而左傳亦有饗以體薦之文故周官大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此雖專言奏樂之節所謂其他者亦但指王與賓之出入賓則他所用儀物皆復不殊所以周官所載多先舉祭祀下即繼之曰饗食亦如之或曰大饗亦如之明

其禮同也然大饗之禮雖與祭祀同而祭祀不郎謂之大
饗周禮於宗廟之享字皆作享於賓客之饗字皆作饗尚
書大享於先王亦作享字是享與饗雖得相通而此稱名
必不互用以致淆惑則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正是天子饗
諸侯之禮謂之王事者以諸侯來王而饗之也其中所云
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
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
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與郊特牲所載旅幣無方以下文
意畧同彼文承上是言饗諸侯之禮則此正足相證且其
云共出也肆夏而送之尤與大司樂通乃鄭氏獨斷爲祫

祭先王之事因改易肆夏爲陔夏揆其致誤之故直因王事二字疑爲諸侯助祭既是諸侯助祭則此出者卽助祭之人而祭末有燕助祭者得醉而出非若饗禮之爵盈不飲者無醉法也故又疑其當如燕射之賓醉而出奏陔之例因不惜改經以遷就已說不知諸侯朝於天子而天子饗之固是王事卽兩君相饗亦是倣是禮而爲之亦得謂之王事但此自屬天子享諸侯何者兩君相饗仲尼燕居所謂客出以雍不用肆夏也此大饗既是饗賓則本文之上所云大饗腥亦是言饗賓之牲用腥而不熟卽左傳之所謂體薦國語之所謂房烝也樂記所云大饗尙元酒而

俎腥魚大羹不和亦是言饗賓所用之物鄭氏俱以祫祭

注之蓋皆誤也

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孔穎達云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之席而受酢今案周官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胙席亦如之則是天子饗諸侯方用三重之席此所稱君蓋指天子若諸侯之禮則司几筵固云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胙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國賓卽諸侯之來朝而饗之者然只用莞筵繅席二重

而已則此所稱君不得指諸侯矣然孔之所以不從周禮而斷爲諸侯相朝者以禮器有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之語今云君三重席明是諸侯天子則當五重疏禮記故只從禮器而不從周禮然禮器亦七十子之徒所記必有所傳不應與周禮互異若此賈公彥謂禮器是據祫祭而言天子祫祭五重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諸侯祫祭三重上公當四重卿大夫以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夫司几筵言祀先王則安見禘祫之當別用即謂先王與先公有異禘祫是祀先公容當有別然經何不同司服五冕之例

別見之且於諸侯經只云祭祀席更無先王與先公之差
何以只有二重況其所言五重四重三重之差次於他經
傳無所證據其為臆撰顯然鄭剛中陳用之之說則以書
顧命皆以敷重席為言是筵在地不重席則皆重天子之
繅席次席皆重與莞筵而五諸侯則莞席重與蒲筵而三
繅席亦重與莞筵而三似周禮與禮器可不相悖然既席
皆兩重則經當於加席之下增皆重二字方與設筵有別
今直曰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焉見筵之
不重而席之有四乎是亦附會而究不可通也竊考司几
筵之文言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祀先王與夫

受酢皆詳著其筵席之所用而禮器但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不著其所用之何事則知禮器所說非賓非祭直就燕居之常言之燕居時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皆取其溫軟適體若賓祭之禮席則天子止用三重諸侯止用再重亦以見敬而不敢便安之意先儒不知禮席與燕居之席所用不同而經記之文亦有詳畧之異以一例求之遂成疑義矣

仲尼燕居言大饗之禮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孔穎達疏謂賓主及階揖讓升堂主人獻賓賓卒爵而樂闋是大饗之一也又於此

之後賓酢主君而縣興主君飲畢而樂闋是大饗之二也

按如此說則是卒爵而樂始闋升堂之時樂並未闋何以謂之升堂而樂闋哉孔之言此以郊特牲有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之語彼文之上直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與此之入門而縣興同是中閒升堂時樂不闋至卒爵乃闋故於此之樂闋亦謂在升堂後主人獻賓賓卒爵之時不知二記所言彼此互有詳畧今饗禮雖不可見猶得因他經以考其行禮之節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燕禮之以樂納賓詳於大

射儀試以其文證之云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
賓辟公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
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
主人辭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
奠觚於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
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
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
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
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
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祭嚌之興加於

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
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此一節卽記所言先次之樂闋
也云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爵乃
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
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
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此一節
卽記所言後次之樂闋也今饗禮異於燕有迎賓之節故
賓及大門卽奏肆夏不俟其及庭且饗禮在廟則自大門
以至於廟亦當有每門每曲之儀入廟復三揖三讓而後
升故於升堂時樂闋不俟其拜酒由是而拜至降洗酌獻

樂當復作賓祭之旁之啐之至卒爵而樂叉闋賓酢主人亦然葢自入門至此凡三奏三闋故左傳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正是指三次奏此肆夏之樂明是大饗之禮若燕射君燕其臣則及庭一奏獻公一奏只有兩奏穆叔之不拜不敢當其三奏非不敢當其用肆夏也大饗之奏肆夏既有三奏三闋之節則仲尼燕居所云止據入門升堂一節言之不及於獻酢郊特牲所云乃據獻酢言之亦不屬於入門升堂二記兼之始備孔疏專據卒爵之文固誤即鄭注謂金再作者亦拘於燕禮而不知饗之大於燕有其所以異者存也

燕義言使宰夫爲獻主故鄭氏注燕禮之主人云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秦氏通考非之謂周禮宰夫其位下大夫其職亞於小宰所掌賓客之牢禮膳獻飲食特舉其大綱耳此宰夫葢卽周官之膳夫王燕飲酒則膳夫爲獻主諸侯則宰夫爲獻主其職正同天子膳夫上士則此宰夫其中下士與今按左傳載屠蒯爲膳宰而檀弓曰蕢也宰夫也又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亦是膳宰則諸侯之膳宰固得通稱爲宰夫但據本經之文曰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膳宰薦脯醢設折俎於賓膳宰設折俎於公又贊公祭授肺徹公俎

皆別著膳宰之職不統稱爲宰夫是宰夫與膳宰有別周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本經之記云羞卿者小膳宰也又曰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則經不言小但云膳宰者當是膳夫之長而膳夫之長天子爲上士諸侯當爲中士只有二人豈以其一爲主人而以其一供具饌薦俎之職且諸侯固有與四方之賓燕矣臣固莫敢與公抗禮然賓主亦諒必其畧足以敵者是以食禮之戒使大夫各以其爵然則諸侯之膳夫雖可稱宰夫而此爲主人之宰夫蓋非膳宰其職掌與周官同鄭注本不誤但周官爲下大夫諸侯降一等當爲上士乃鄭注於本經之下

文胥薦主人則曰主人大夫之下於大射儀又曰主人下
大夫也直以諸侯之宰夫秩亦下大夫與王官無差等則
惑矣

燕禮司宮卽食禮記之司宮也鄭注食禮曰司宮太宰之
屬掌宮廟者賈疏申之曰太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掃除
汚穢之事卽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天子具官別有司
几筵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天子以膳夫爲獻主諸侯以宰夫亦是此意
說本甚明乃其注燕禮則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
成要者賈疏亦云諸侯無小宰此司宮設酒尊當掌酒事
與小宰同此秖據司宮設尊而周官酒正之成要小宰聽

之途還就以司宮當小宰然考小宰之秩王朝爲中大夫諸侯降等亦下大夫是爲小卿豈有所燕之賓大夫而使大夫設尊之理況本經言司宮之事始則筵賓獻卿則卷重席宵則執燭於西階上而周官宮人之職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正與此合則司宮之爲宮人審矣彼王官秩中士此當下士春秋昭五年傳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仲壬於大庫之庭司宮射之又襄九年傳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令司宮巷伯儆宮又昭十八年傳鄭火商成公儆司宮是列國皆有此官儆於王朝之宮人乃鄭氏注禮前後不自相顧疏不能正其失反附會之而

杜預注左傳又以爲奄臣孔穎達遂以天子之內小臣當之均失其實也

禮記燕義之首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一段與周官大司馬所屬之諸子相同則庶子官卽諸子也王之諸子爲下大夫侯國當上士其官與射人司士聯事皆以正位辨

等爲職掌故燕時皆與而諸子之職又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燕禮有樂舞則亦宜有諸子之官故鄭注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蓋作義者恐人不知庶子爲何職故於篇首言之明此庶子即同於王朝之諸子也乃後儒不疑燕禮之有射人司士而獨疑庶子之不得爲諸子如芮城之說謂燕禮乃諸侯之禮與天子官何與周禮諸子之職掌亦與燕飲何與雖經內有獻庶子及庶子執燭之文然其受獻在士舉旅之後其執事與甸人閽人相聯乃諸侯官之最卑者燕禮之行貴者衆矣不舉其職何獨先其最賤者遂以爲刪之爲當秦氏通考亦云此決非

燕義之文蓋簡帙脫亂誤編於此鄭賈解儀禮俱因此致誤今案鄭賈注燕禮固不無誤處而其據燕義之庶子以釋燕禮之庶子則正無誤若謂燕是侯禮不應舉天子之官則作義者原非謂其用王官不過謂天子有諸子此亦有庶子其官之職掌相同卽曰周官諸子職中未見有與燕之文然旣掌樂事之舞位舞器燕固有用樂舞者且天子備官諸侯降殺安知其必不宜與如疑其官之最卑則本經言獻庶子於阼階上又言宵則執燭於阼階上其位皆從公主人先獻賓而後獻公不得謂賓尊於公則此之先獻士而後及庶子者亦以士位西階從賓之列此從公

有爲主之義耳至於執燭雖爲賤事然賓之燭司宮執之司宮爲下士此以優君故使上士之庶子亦何足異且侯國之官雖不能如王朝之備然其所有者亦皆倣於王朝之所爲此庶子若非倣於諸子究何職乎敖君善郝仲輿盛世佐輩皆謂是卿大夫士之子宿衛於公宮者然燕其父並及其子於禮亦無所據卽周官宮伯諸職言士庶子者亦未聞其有與燕之文且此之獻庶子次於獻士士卽上中下三等之士庶子之秩亦士故事得以相屬敖氏等以其繼士之後遂疑如周官宮伯諸職所言士庶子者不唯誤認庶子並士亦誤矣

古者燕不必射而射必因燕故大射儀之始末皆同燕禮然亦有微異者如燕禮既命賓賓出立於門外東面大射儀則曰賓出立於門外北面敖氏以爲當從大射儀燕禮之東字蓋誤不知燕以合歡通賓主之情故賓既命卽成其爲賓而立以東面因射而燕則意主於射射以觀德所謂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者君臣之分猶重故賓雖既命猶守臣禮而立以北面觀於命賓之時燕禮曰賓再拜稽首許諾大射儀曰賓再拜稽首受命既許諾與受命之文不同宜其立位之面亦有別也

燕禮主人既獻公乃更爵洗酌膳酒以自酢鄭注更易也

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古文更爲受今按周官巾車職云歲時受讀杜子春謂受當爲更春秋昭二十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亦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爲受由此推之喪服之卒哭受服亦是更服儀禮古文今文雜出如徧之作辯汁之作湆尚多古文燕禮之更已改從今字喪服蓋尚仍古文之舊受服亦更易之義卽變除之變也鄭氏通古文之學於燕禮知更之本受而注喪服乃云受承也不知據古以釋何哉至於更之與易初無異義燕禮下文舉旅之首云易觶洗亦猶之更爵耳鄭氏則謂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殆不必然

燕禮主人盥洗媵觚於賓注曰媵送也讀或作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又檀弓杜蕢洗而揚觶注曰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今按杜蕢之事稱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蓋是偶然飲酒非燕禮之正且記之曰至於今獻斯揚觶則其事始於蕢燕禮周公所作已有媵觚之事安得謂自蕢始乎况媵觚亦不得改爲揚觶媵之訓爲將送明著爾雅妾之從嫡亦是此義爲揚爲騰蓋皆失實也

燕禮載公與客燕使者致命客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於使臣據左傳叔孫穆子云邾滕人之私也又茅夷鴻之告吳人亦云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蓋私猶屬也

謙言巳君於君為屬國鄭注以私為獨受恩厚者非
天子之待朝覲諸侯有饗有食有燕今儀禮雖只存覲禮
一篇佚此三者然用官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
舉侯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其
他散見諸職者亦皆以饗食為言故饗食之禮雖亡猶得
因以知其儀文器數若燕則既不見於大行人而他職所
載惟有膳夫云王燕飲酒則為獻主酒正云凡王之燕飲
酒共其計鞮鞻氏云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
歌之燕亦如之太僕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司儀云王燕則
諸侯毛如此而巳所謂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

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得詳不知何故獨畧之先儒亦不
復留意嘗反覆求之知其禮即具於大射盡射之有侯其
制上廣下狹鄭氏謂其取象於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故
有身與舌之稱而其所以名爲侯者則以射不朝之諸侯
爲義故大射有祭侯之禮而考工記載其詞曰唯若寧侯
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
女曾孫諸侯百福以爲不寧則抗而射之寧則詒以百福
使諸侯凜然於威福之權而無敢不歸寧乃邦是以射義
直云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
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又引逸詩云曾孫侯氏四

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明來朝之侯氏天子與之燕必行射禮因其與重故特謂之大射若燕射以之親公卿大夫因燕而射者因與諸侯無與也惟其燕諸侯必行射禮故周官不復著燕之儀物而直於大射見之自先儒誤認大射爲將祭擇士之射而天子所以燕來朝諸侯之禮愈無所考矣

燕禮爲諸侯燕其臣之禮其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明其因燕而射或射或否出於臨時其在天子則周官樂師所謂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者是也若燕來朝之諸侯則無不射者故周官大司樂云大射王出入令

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明其禮特爲諸
侯而舉所以射義有大射射爲諸侯之語而周官司服司
几筵諸職皆以饗射並言可見其儀物大抵與饗諸侯同
若司儀所云王燕則諸侯毛乃專指燕同姓之諸侯大宗
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據文王世子云公與
族燕以齒諸侯如此天子亦然此親親之義與異姓諸侯
無與卽同時有異姓來朝者亦當在賓列文王世子固云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矣賈疏乃云此燕
則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朝事上爵依爵尊卑爲先
後燕則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爲先後夫諸侯之燕禮

具存其公卿大夫士何嘗不以爵爲序而謂天子於五等諸侯燕之不問同異姓槪序齒乎蓋天子之燕有二一燕來朝之諸侯則大射是也一燕在朝之公卿大夫則燕射是也而來朝諸侯之中又有同異姓之別異姓者固燕之以大射之禮使凜於寧侯不寧侯之義卽同姓者親親而尙齒如司儀所言者而亦不必射以觀其德故行葦之詩始言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於是備及几筵侍御獻酬禮樂之盛卽其爲燕同姓而三章則歷陳射事曰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亦行之以射末章則因其射之中禮而致頌禱之詞曾孫卽射義及考工記之所謂曾孫指侯氏也雖主美

共德之足為一國之主即射義之所謂以燕以譽考工記
之所謂寧侯也祈黃耇而介景福則亦考工記所謂詒女
百福矣然則天子於同姓諸侯亦燕之以大射之禮所與
者同姓上齒耳至於天子之朋友故舊與在廷之公卿大
夫雖或但賓而燕之可以不射與諸侯之燕禮同然觀燕
禮始以射人相禮末即以之為司正始終用射人董其事
是蓋燕而射之時多不射而徒燕之時少則天子之燕度
亦未有不射者此所以周官之文詳於射而畧於燕也
周官大行人上公之禮食禮九舉諸侯之禮食禮七舉諸
子食禮五舉先鄭注舉舉樂也夫饗固有樂矣何獨於食

以樂爲節饗著獻數是饗中之儀則此舉數亦食中之儀故後鄭不從特後鄭謂九舉是舉牲體九飯亦未盡合考饗禮同於廟祭之朝獻食禮節同於廟祭之饋獻特牲饋食禮既妥尸後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乃食舉佐食又舉幹又舉獸幹魚一又舉骼及獸魚又舉肩及獸魚佐食凡五舉授尸尸皆受而振祭嚌之少牢饋食禮亦妥尸後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乃食舉佐食又舉尸牢幹又舉尸一魚又舉尸腊肩又舉尸牢骼又舉尸牢肩凡六舉授尸尸亦皆振祭嚌之則天子之食諸侯所爲九舉七舉五舉者蓋亦與此同但五等之君牢禮加隆則所舉亦多耳

然據特牲少牢二禮所舉兼及魚腊而鄭專謂舉牲體固疏又謂九舉爲九飯尤誤據鄭注少牢禮云食大名小數曰飯疏云一口謂之一飯五口謂之五飯今案少牢禮先言食舉食第一次佐食所舉之牢肺正脊也次言三飯飯黍也於是佐食舉幹尸又食舉魚又食舉腊肩又食舉骼又食尸乃告飽祝侑尸又食佐食舉肩尸不飯告飽主人侑尸又三飯所云又食皆㳂食舉之文飯惟前後各三而已鄭氏誤以又食亦飯遂謂有十一飯以爲大夫七飯告飽而侑十一飯而畢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十三飯而畢天子十一飯而侑十五飯而畢然儀禮公食大夫只三飯而

侑不七飯則其所立差數亦未足憑信況此上公之禮若只九飯則侯伯子男又只七飯五飯亦與諸侯九飯而侑十三飯而舉之旨不合然則九舉七舉五舉之節惟據燕牢體牲物而言於飯數無與也

禮成於三故特牲少牢禮之尸公食大夫禮之賓皆三飯而侑但尸屬於神道不求必飽所以既侑之後特牲禮言尸又三飯者再少牢禮言尸又三飯者一無不有節而生人之食當至飽而止是以公食大夫禮既侑後云賓卒食會飯不言其數蓋以飽為度猶之特牲少牢禮之尸不言醉而燕禮射儀鄉射鄉飲皆著賓醉始出也敖君善注公

食大夫禮因經文卒食會飯之下有三飲二字謂向者三飯乃飲此三飲益九飯九飯大夫禮也後禮更端故與前不相蒙不知三飲者亦是禮成於三之義謂三漱其口且前此賓三飯時賓受漿飲云遂飲未著其數則亦一飲而已以禮固未成也此時卒食則禮畢乃三漱以成之豈必每三飯一飲若果三飯一飲則經何不明著其節曰九飯三飲乎昔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晉平公之於亥唐亦不敢不飽若限之以數是將以主人爲無禮而荀卿之所以疑禮爲僞矣觀於少牢特牲二禮尸皆三飯告飽而侑而此直於三飯侑之賓不告飽知生人之食未飽不僞告卒

食必至飽也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八

候官　林喬蔭　學

飲射

鄉飲酒禮先儒皆謂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周禮鄉大夫職所云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是也二則州長習射飲酒周禮州長職所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三則黨正蜡祭飲酒周禮黨正職所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是也四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此於周禮無文鄉飲酒義所云鄉人士君子尊於房

戸之間是也賓賢能者三年一舉以正月行之習射者以歳之春秋正齒位以歳之季冬其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因以儀禮之鄉飲酒一篇爲專是大比賓賢之事自漢至今並承其說今案射義有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夫射必燕飲燕飲或可不射是以諸侯之燕禮別於大射儀卿大夫士之鄉飲禮亦別於鄉射然燕禮旣爲諸侯通行之禮則鄉飲亦卿大夫士通行可知葢凡卿大夫士之燕飲皆用鄉飲之禮則皆得謂之鄉飲酒也但古之時有酒

禁自卿大夫士以至庶人無無故而聚會飲酒者觀酒誥所言酒以饋祀以孝養以羞耇射義亦云酒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故其時無甕酒崇飲之風有洗腆馨聞之美饋祀行於廟孝養行於家而鄉則爲羞耇之事卽所以明長幼正齒位使相接以尊讓絜敬遠鬬辨而習孝弟是以凡有聚會飲酒必於學行之庶民則或因蜡或因射固無無事之飲而卿大夫士亦悉依鄉飲酒之禮以爲聚會以其事屬於鄉別於在朝之燕故謂之鄉經者其儀記詳其義不惟不得專屬之大比賓賢亦並不止若先儒所分之四事也然諸儒所以必爲之別者特以儀禮之文言主人

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是鄉大夫先生是鄉中致仕者賓介是處士賢者先生教於其鄉恒知鄉人之賢者故大夫將獻而就先生謀之與賓賢之事合而無尙齒之意鄉飲酒義之篇末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其禮以年爲差與黨正正齒位之事合而無賓賢之意故直分爲兩禮不知古之所謂先生乃父兄長老之通稱其教學者謂之師尙書大傳所謂父師少師者非若後世專稱教學者爲先生也則就先生而謀賓介卽已見尊長敬老之意其不卽以先生爲賓者猶族燕以異姓爲賓之意且不欲其

以筋力為禮也況主人之稱所包者廣卽卿大夫士皆通使必謂是賓賢之事則何不直云鄉大夫就先生而謀賓介乎且果是賓賢之事則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次為衆賓鄉大夫當已素知於平日奚待於將獻之時始就其鄉之先生謀之也今儀禮之記明云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是不過於將飲之時謀之而曰皆使能尤足見其為平常聚會燕飲之通禮豈有賓賢而復有不使能之慮而加一皆字又何說也然則鄉飲酒之禮卽卿大夫士之燕禮以明長幼之序為主故篇首卽著就先生謀賓介之語而其行禮也主人之獻衆賓方降洗則衆賓之長一人

辭洗方拜送則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苟不以齒奚別其爲衆賓之長且於三人之中又差其最長者一人乎故此衆賓中六十者坐則五十立侍卽儀禮記所謂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東上是也而記又曰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則固明言尚齒矣至於豆數儀禮之經記均所未詳義特著之卽其上文所云賓主有事俎豆有數者凡以申經之旨而補經之所未備也後世既無酒禁自卿士庶民皆得聚會宴飲而別立此禮使有司與所治之民行之毋怪其視爲具文而行之者鮮矣

王制曰習鄉尚齒經解曰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

也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是鄉大夫士相與燕會皆以齒讓行之今固不異於古也既是尚齒則所立賓介亦當爲年之長者但年長者或未必其嫺於禮即年長而復嫺於禮或筋力已衰又不宜以拜跪之節煩之故經特著謀賓介之文而記釋之曰皆使能謂於年長之中擇其能習於禮能勝其事者爲之不言使年長者以此禮本序長幼其賓介之爲長者不言可知也孔穎達沿鄭注之誤以儀禮所載專屬之賓賢謂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其正齒位之禮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此無論賢能之士不必定屬

年少即以爲正齒位之禮必用年老爲賓介使其一黨之中有八九十歲之老以齒故立之爲賓而行禮之際能僕僕亟拜乎然則記之所謂皆使能者豈徒謂能習其禮亦並謂其筋力之能其事耳至於賓賢能之事周禮但云以禮禮賓之何嘗言以鄉飲酒之禮竊謂禮賓之文冠昏聘覲皆有則此禮賓之禮即與彼同乃文王世子所謂取爵於上尊者蓋冠昏聘之禮賓以醴而此以鬱鬯取芬芳條鬯之義等於禮入覲之諸侯郊特牲云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故知上尊是鬱鬯以禮之所以殊異之鄭康成謂以禮是以鄉飲酒之禮一人之言百世從之實於經記無明據也

鄉飲酒禮云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鄭注曰賓不固辭者素所有志賈疏曰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賓卑又將貢已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盛氏世佐又謂禮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云拜辱者當賓與大與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與大夫抗禮不爲驕也此皆泥定爲大比興賢之禮故曲爲之說今案曲禮有云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是凡相見之禮不論爵之

敵否皆主人出迎先拜客之見辱此鄉飲禮主人戒賓於
賓之家則賓固主人矣安得不拜其辱唯大夫來就見於
士則士不拜其辱以先拜則大夫必當答已故玉藻云士
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此主人戒賓而賓拜辱正足見
主人之非鄉大夫賓之非處士乃以爲賓與大典不妨抗禮
果何據乎若冠禮之賓爲主人之僚友平日所燕見者故
主人戒賓之時賓不拜辱及宿賓則賓出門左西面再拜
即拜其辱以事趨敬同於始相見者此戒而不宿與彼異
故拜辱亦即於此一次爲之非必冠禮之賓尊而鄉飲之
賓卑也必如疏說則冠禮宿賓時賓又何以先拜乎至於

禮辭而許則冠禮射禮之戒賓皆然卽燕禮命賓以及聘
禮之儐使者請禮賓請問大夫亦莫不然葢非必不敢當
之事則一辭而許固禮之常何必僞爲固辭者然則觀此
戒賓一節所爲交接無非率其賓主之常儀而鄉飲酒爲
卿大夫士燕飲之常禮益可知矣

鄉飲酒禮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言方
位者葢與鄉射禮同所謂卿大夫士將射必先行鄉飲酒
之禮也故鄭氏注亦據鄉射之位釋之云賓席牖間南面
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賓席之
西然者鄉射禮云席賓南面東上衆賓繼而西鄉飲禮則

云皆不屬鄭注以爲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秦氏通考則又以不屬者謂衆賓之席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鄉射主習民以禮樂故衆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鄉飲主於興賢賓則賢能之中尤異者故特貢之衆賓既不與于貢安得不與賓相別此皆以分二禮爲賓與習射故爲之區別如此寔則經意未必然也葢射禮詳陳主賓之位次而此畧焉然射禮無介而此有介射禮以衆賓繼賓席而西而此之介在衆賓之上則恐人之疑於介繼賓席衆賓繼介也故特著之曰皆不屬焉賓南面而賓之下爲介在西階上

東面不屬於賓也介東面而介之下爲衆賓衆賓繼賓而西不屬於介也衆賓之下爲主人主人則阼階上西面并不屬於賓介衆賓也究其位次未嘗與射禮大異但本經旣未著其位之方向而鄉飲酒義所載先後兩節似若不同故先儒亦遂分爲賓賢能正齒位之異不知先言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主人坐於東南坐僎於東北者言其位之方也後言賓必南鄉介必東鄉者言其位之所向也若以先所言爲興賢之位則坐西北者向東南坐東南者向西北其席一皆斜布宜若萬充宗所譏謂古人有憂者側席而坐鄉飲嘉禮胡爲其側席也孔子平居席不正不

坐鄉飲禮席又胡爲其不正也然如萬氏所圖客位在戶牖之間則賓席在堂之正北又何以得爲西北必如注疏之說大夫士無右房只是東房西室者始當西北之位然又逼近西序無以爲衆賓之地竊謂諸儒所說似皆未明蓋尋常行禮以西階之上爲客位而燕飲則以戶西爲客位士冠禮筵於戶西南面記自釋之以爲醮於客位是也故燕禮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大射儀司宮席賓於戶西皆是以戶西爲客位但先儒皆以戶西謂即戶牖間以戶之西即牖之東也然昏禮舅姑醴婦經獨云席於戶牖間不云戶西則知戶西與戶牖間固有別矣以周官司几筵

職考之王位設黼依在戶牖之間而國賓之筵則在牖前
牖前即所謂戶西益畧偏於西不當堂之正中故云西北
凡燕飲皆然特於鄉飲義見之非謂止鄉飲如是也然義
旣詳著賓主介僎之位而獨不見衆賓之席者則以其統
於賓之繼而西亦以見隆殺之義故從其畧但鄉射記又
有西序之席北上之語先儒以爲堂上之位正賓之外衆
賓之長三人而已不宜復有西序之席賈疏則謂大夫多
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然學有定制
賓有定位安得以人多故而別事更移竊據經之言主人
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卒爵仍降復位

至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於是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經只云衆賓未嘗云衆賓之長亦未嘗限以三人則正鄉飲義所云六十者坐自六十以上皆得有席於堂上其人數之多寡不定故繼賓而西有西序北上之位如汪蔬說衆賓之席堂上只有三人設三人俱九十者而八十七十皆將堂下立侍豈習鄉尚齒之義也哉

鄉飲鄉射二禮賓酢主人主人皆於阼階上再拜崇酒鄭注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敖君遷亦云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飲之然如此則當拜於賓告旨之時不

當在受酢之後敖氏又以爲卒爵乃拜者若已飮之乃審知其薄尤爲迂曲之說竊謂酒本巳物故受酢之初不告旨然出於賓之所酢則重賓之賜不得不拜故旣卒爵而再拜之以崇重此酒之所自來也

飮射二禮皆云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蓋衆賓人多不能一一拜之故統爲三拜以示徧而衆賓則避於賓介之禮不敢用再拜以答故皆答之以一拜焉賈疏乃云衆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其意以衆賓只有三人不知下文受爵方言衆賓之長三人升此時主人甫向衆賓延之經只云衆賓不言其數明是統拜衆

人何得限以三人而謂一人一拜哉

鄉飲有介有僎所謂介僎象陰陽者也僎古文作遵儀禮多古文字故鄉飲鄉射二禮皆作遵謂之遵者先儒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來觀禮助主人樂賓是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今案鄉飲禮云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是遵者不專謂大夫鄉射禮云大夫若有遵者是大夫亦有不爲遵者竊謂遵者乃致仕之稱蓋天下之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三代盛時爵皆有德則其仕爲公卿大夫者無非有德之人而及其致仕居鄉則又年已七十是兼三者之尊俱有之故其字從尊從辵謂此達尊之人宜爲後生所循

法所爲步亦步趨亦趨之義也此既不可以屈於賓又不可以干賓之正禮故入於一人舉觶之後而席於賓之東其曰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謂賓之中有致仕之公大夫則其禮如下所云云也曰大夫若有遵者謂大夫中有致仕者則其禮亦如下所云云也言遵者諸公大夫是別於士之老而致仕者言大夫遵者則別於見爲大夫者也雖三命不齒見爲大夫者其入之節與坐之位亦復無殊但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則尊賢貴爵之中亦必著尙齒之義若者有無來否不定之辭使見爲大夫與老而致仕之大夫同與於飲則見爲大夫者其席必繼遵而東

如衆賓之繼賓而西可知矣然則此遵者亦即所謂先生將飲之前就之而謀賓介既飲之後息司正而復告之皆有助於主人之禮事故鄉飲酒義云以輔主人也鄭氏乃謂鄉大夫之致仕者不與於飲明日息司正乃與不知息司正之文所云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者是謂所徵召之人唯主人意之所欲非若正禮之賓介皆使能必就先生謀之但亦不可不使之知告之所以使其知耳鄭氏誤訓告爲請豈以致仕之老王者所親爲饌酳者反不得與鄉黨中之正禮而唯是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者享之乎

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大射儀未射之先既射之後禮皆與燕同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鄉射禮未射之先既射之後禮亦皆與鄉飲同則鄉飲鄉射二禮本屬相通所以賓主之位遵者獻酢之節並詳於鄉射而略於鄉飲以其可互者而知也然亦不無少異者鄉飲明長幼之序意主尚齒射以觀德則有尚賢貴爵之意故鄉射禮賓與主人皆朝服以從事鄉飲之經不著賓主之服記有主人朝服而謀賓介之語然謀賓介時如此是服之以見先生非謂行禮時皆朝服也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鄉服者鄉居之服非朝服也蓋鄉

飲以明長幼其與於飲者不必皆有爵之人則有爵者亦只服其居鄉之服以從事不欲以貴自別異於衆但主人既朝服以見先生謀賓介則此與先生賓介接敬其事度未有不朝服者主人之服於謀賓介見之賓之服於拜賜見之是經雖不言賓主之服無不可微會而知矣鄭注謂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夫飲酒之服經所未著何以知爲朝服且鄭以此爲賓賢之事則此時方爲處士又安所得朝服乎

鄉飲以明長幼之序則所立賓介必以年長而能其禮者爲之其就先生而謀之猶夫儐尸之禮議侑於賓之意古

人行禮愼重其事如冠之賓祭之尸皆筮以擇之則飲酒之賓就先生而謀亦正所以敬其事豈必謂將貢士乃與其教學之先生謀可貢之人哉鄉射之禮意主觀德則以尊賢貴爵爲重故鄉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明鄉飲尙齒其賓不必定公士則私家之士與夫處士皆得爲之可知矣飲既以齒爲尙則所謂衆賓者亦卽年長之人但拜而受爵之時差其最長者三人爲三賓以象三光其餘衆賓亦皆於堂上有席故鄉射記曰衆賓之席繼而西又曰西序之席北上而鄉飲禮亦明言衆賓序升卽席則所謂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者正如儐尸禮

所云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於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惟無脀爲異耳乃注疏以衆賓之位在下遂謂衆賓序升卽席者專指三賓堂上有席而言果爾則經何不質言之曰三賓序升卽席而渾之曰衆賓且堂上只有三賓又安得有西序北上之席乎惟年長者統爲衆賓有席於堂上則堂下之位皆弟子輩耳盥沃洗者薦者設者舉觶者徹俎者皆立侍之人而其中亦以齒序故曰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是也如先儒所說設使衆賓中長者不止三人今限以三數則是爲賓同年齒亦同而彼坐宴於堂上此立侍於堂下其何以爲安也哉

鄉射無介而鄉射記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以飲射二禮本屬相通故用飲禮之賓介明公與大夫之差實則記之所云卽鄉飲經中所云遵者之儀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者也敖氏不察以經所言大夫遵者之儀卽指無諸公者而言而並無異於介不得爲如賓禮因謂記與經違乃記者之誤今案鄉飲禮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介既無殊於賓則公與大夫又何以有如賓如介之異惟賈疏謂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之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此云揖讓升如賓禮則唯於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

由此言之則遵者入門左主人降迎之時有諸公則主人與諸公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諸公升其大夫則亦於主人與公三揖時隨至西階之下至主人既獻諸公畢乃延大夫亦惟於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故曰有諸公則諸公如賓禮大夫如介禮若無諸公則大夫亦得有庭中揖讓之事故曰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所以然者自門至堂凡行禮俱有三節迎之於門一揖由門堂歷堂塗之路當碑又揖及階又揖賓介同入則主人與賓爲三揖而介隨之故於介雖升堂相讓此有諸公則公與大夫同入猶之賓介同入不得於賓三揖於介又三揖也無諸公

則只大夫自入猶之鄉射有賓無介則主人於賓有三揖亦於大夫不得不有三揖也賓介之差與公大夫之別只在庭中三揖之儀經注俱未及詳賴疏能申明之敖氏之疑直於疏未細考耳

鄉飲酒笙樂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注以爲皆小雅篇名今亡其義未聞而小序所載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陸德明蕭子由之徒則謂其辭雖亡賴序尙存其義鄭漁仲則直謂序詩者但因二字率意言之實不可考劉原父則又以爲亡是本無非亡逸之亡據儀禮於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其爲有聲無詞可知而呂東萊郝京山輩復

據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先儒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皆有詩而亦言奏則不得執言奏言樂遂謂本無其辭然究之詩之亡佚者雖多而此六者爲鄉樂上下用之不應俱失即其禮从廢亦何至竟無一篇之存若爲孔子所删則又不知其出於何意今觀工歌間歌合樂其詩具存獨此不見則有聲無辭之說爲是蓋南陔華黍諸稱非篇名乃其譜耳今伶人所歌之曲皆有辭而笙笛無辭但爲工凡四上諸調依其譜以叶之是鹿鳴四牡皇華猶之歌曲而南陔等則笙之調譜故間歌魚麗笙以由庚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笙由儀悉

依譜以叶其聲小序之文東晳之補恐皆附會非得其寔

也

鄉飲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鄉記

所謂合樂三終者也賈公彥疏儀禮謂堂上有歌瑟堂下

有笙磬合奏此詩是堂上歌關雎堂下亦奏關雎堂上歌

鵲巢堂下亦奏鵲巢也孔穎達疏禮記謂工歌關雎則笙

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

吹采蘋合之二家之說不同萬充宗以爲如孔疏於三終

是矣而關雎與鵲巢葛覃與采蘩卷耳與采蘋文詞則多

寡殊音節則短長別雖欲合之其何以合如賈疏於合樂

是矣然以上文之升歌笙入間歌之三終例之則六詩當爲六終非三終也因創爲周南召南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之說夫孔疏之不如賈疏誠有如萬氏所言然謂二南不並奏則經不當並言卽並言之以隨人所用亦當如射禮記所云歌騶虞若采蘩之例安得直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乎若終者樂之一成非詩之一篇若以詩之一篇言之則騶虞采蘋亦不得各有五終也是以經但叙其歌樂之名記别括其歌終之數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謂每次各爲三闋疏家徒見關雎等篇皆有三遂誤以一篇爲一終矣

鄉飲酒義云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戸之閒賓主共之也先儒讀法皆以道字絕句以鄉人士君子冠下尊於房戸為文注云道謂此禮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今案鄉人所包者廣士兼公士私士處士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鄭氏專據鄉大夫州長等固屬執滯即其讀法恐亦未然竊疑當以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為一句道猶道之以德之道言其德之尊讓絜敬至於遠鬬辨無暴亂而免人禍故聖人特制之以敎道其鄉人士君子使其飲酒皆率乎此尊於房戸之閒以下乃詳言其禮之

儀節而釋之也
鄉飲酒義一篇先儒多疑其紛錯故注疏分爲鄉大夫興
賢及黨正正齒位二事而朱子經傳通解又移孔子曰吾
觀於鄉至王道之易易也一段於本篇之首竊嘗深玩本
文尋其條理蓋分兩節自鄉飲酒之義至孝弟之行立矣
一節是明制禮之義蓋周公之徒所爲附於經而與經並
行者孔子曰以下則孔子之論七十子之徒所記其又著
鄉飲酒之義者乃孔子之述其義云爾
先儒之說射禮皆云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
爲賓射是諸侯來朝而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

射三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今案周官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云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大射與燕射不同又司弓矢云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是周禮但有大射燕射之别大射主於射也燕射主於燕也儀禮無王禮以諸侯推之大射儀雖於未射之前先行燕禮而篇首曰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前射三日張侯則意主於射燕特因射而設故曰大射燕禮賓既脫屨升坐主人獻士及旅食者乃云若射則大司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蓋射因燕而及而係之以若則不定之辭故曰燕射諸侯之燕射同

於鄉射故儀禮有諸侯之大射儀不復具諸侯燕射之禮是諸侯亦但有大射燕射二者然大射儀立賓與公爲耦鄉射禮立賓與主人爲耦旣皆有賓則皆得稱爲賓射故周禮大宗伯云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固通上下言之亦兼大射燕射言之葢大射燕射皆所以與賓爲禮者則周官小臣職所云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眡瞭職所云賓射奏其鐘鼓鎛師所云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如之典庸器所云祭祀設筍簴陳庸器賓射亦如之凡皆通乎大射燕射謂與賓爲禮之射對自爲肄習無賓者而言猶對散射稱禮射之義非大射燕射之外又有所謂賓射也

若果大射燕射外別有賓射則司弓矢之所共者何以獨遺之哉然則天子諸侯與賓行禮之射有大射燕射二者此外則有自爲肄習之射周官太僕職所云王射則贊弓矢繕人職所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是也有祭祀射牲之射大戴禮所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與夫射人所云祭祀則贊射牲是也有考試貢士之射射義所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是也天子如此諸侯亦然卿大夫士無大射但有燕射鄉射禮是已其在學校之人則國子有秋合諸射之射學徒有元日習射之射其在

衆庶則禮射有州序之射散射有主皮之射皆所以學射者由此觀之言禮射則只有大射燕射不得有三通散射則射事又不止三者已也

先儒皆以大射為將祭擇士之射故儀禮之大射儀注謂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今觀經中所言算獲之法合三耦及衆射者而統計之分左右不分各耦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其飲罰爵也亦三耦及衆射者皆升注謂不勝之黨無不飲疏曰大射者所以擇士而助祭今若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

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飲罰據一黨而言助祭取一身之藝義固不同夫既以此擇士使數中者得與祭不數中者不得與則何不於算獲之時即辨其孰爲數中孰爲不數中今渾爲左右之黨及使數中者因在不勝之黨而曲以受罰不數中者因在勝黨遂幸而免罰其於擇士之意悖矣疏家知其不通謂飲罰與助祭不同則亦謂停附會而究不可解蓋算獲之時既合三耦及衆射而統計之分左右不分各耦則又孰識其爲數中者使他日與祭數不中者使他日不與祭如疏之說是耦射之時獲者與釋獲者之外當別有一人專

識某也數中某也不數中然後無隱蔽蒙混之患然而經
無有也是則大射之無與於擇士可知矣今案射義兩言
擇士之射先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
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
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
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又云天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
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
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

是也其所以試而擇之者皆但言以射而已未嘗言大射

也且其所以兩言之者先儒亦並未深究其義夫射宮之

所試經固明言諸侯所歲獻貢之士矣若習射於澤所擇

者又是何士注云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然既是

諸侯安得稱士即在廷諸臣亦兼有公卿大夫何以統稱

爲士若只謂所貢之士則經已先言之不應複贅如是也

葢先所言諸侯所貢之士是畿外邦國所貢者後所言擇

士乃畿內公卿大夫所進之士也畿外之士試之於射宮

畿內之士先習於澤而後試於射宮內外之士不同故試

之法亦有詳畧然射宮之地則一射宮者澤中之宮即辟

雝也蓋古者祭祀皆因田獵而取其所獲以獻而澤者田獵之所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是也爾雅謂之十藪西周因文王作酆之舊漢志所謂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者卽漢武帝所規爲上林苑地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而大雅之詩謂之靈囿囿中有臺臺下有沼沼卽辟雝四面所周之水毛公詩振鷺傳云雝澤也則就其蕃育鳥獸謂之囿就其水草所鍾謂之澤辟雝乃其澤中之宮射於此故謂之射宮矣其所以射於此者則以將祭而田於此既田而卽於此校射以擇士案穀梁傳有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

得禽則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尚書大傳亦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也雖不中也取不中也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觀二傳之言相合是卽射宮選士之禮蓋田之所獲天子唯取三十餘陳於澤令士射之若得中則前田時雖不中亦取若不中則前田時雖中今亦不取取者取所獲之餘也車攻之詩言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亦是此意雖名爲射餘獲實爲擇助祭之士習射於澤所謂囿中之射也射於射宮所謂澤宮之

射也視此射者所取禽之多寡以定其得與祭與否無庸釋算而勝負了然矣故周官司弓矢職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即此習射於澤之事所共之弓矢與射椹質者同用往體寡來體多之王弓弧弓以其圍中爲勇力之射故取能射堅之弓矢共之也記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亦即與此爲一時之事謂王親至於澤宫擇可與祭祀者同誓戒之以禮也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則亦諸侯之將祭而先於射宫擇士之事也凡此證之經典俱確有所憑而必附會以大射當之不亦惑乎

射義曰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以明君臣之義者故爲大射其曰射侯者以侯之制有身有舌上廣下狹象人張躬舒臂之形而考工所載祭侯之辭云惟若女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寧安也謂安寧其國即覲禮所謂歸寧乃邦也屬於王所謂從朝會也勉之以寧其邦國若不能寧其邦國不恭順於王事則九伐之法所必加故託辭於祭侯曰抗而射女抗張也言如此侯之張而爲人所射也侯之命名即以諸侯取義故大射即謂之射侯以其習禮樂有德

行方能命中而不愧爲諸侯不中則是不習禮樂而無德
行不足爲諸侯矣惟其爲諸侯朝王之禮故大司馬云若
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
明其屬於諸侯也而司裘則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
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謂王行
大射之禮與於射者有諸侯卿大夫等司裘爲之共其侯
猶王祭祀而司服共公以下之冕服也然司裘所共雖有
六侯之差而射之時唯用三侯射人職云王大射則以貍
步張三侯蓋司裘備以待用而不必盡用張之則射人之
事三侯者三等之侯王之侯諸侯之侯卿大夫之侯也王

之侯於虎熊豹三者用其一諸侯之侯於熊豹二者用其
一合之卿大夫之麋侯爲三所以然者王之射侯所以威
不寧之諸侯諸侯之爵雖有五等而依分土惟三之例故
有虎熊豹之三侯但射之時則因其來朝者之爵而惟用
其一諸侯之屬王事有朝宗覲遇宗依乎朝遇依乎覲故
有熊豹之二侯而用之則因其時亦只張其一所以司裘
所共有六侯而射人所張惟三侯也侯皆設鵠則射義所
云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
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射者各射已之鵠是已諸侯
各君其國其臣亦有公卿大夫士之等故亦有大射之禮

其所張三侯大射儀所云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也
侯皆設鵠則大射儀所云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
干也其與天子異者大射儀言公席於阼階上西鄉賓席
於戸西南面而周官司几筵云大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
鄉則王之席在戸牖間賓不得有戸西南面之席益西階
而東鄉矣大射儀言士射干而司裘所共王大射之侯只
有卿大夫而不及士則以天子備官士微不得與天子之
大射而得與諸侯之大射矣其他儀節大畧相倣故儀禮
只載諸侯之大射儀而天子之大射可推而知也至卿大
夫雖亦有其家之私士然其身有純臣之義不得上擬於

君故但有鄉射之禮無大射之儀射義謂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見其與諸侯之射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者不同是以諸經記亦絶不見有大夫大射之事也夫大射儀具於儀禮而大射之爲射侯射義自釋之卿大夫之只爲鄉射射義亦明著之而必以爲將祭擇士之禮且以爲卿大夫亦得行焉相沿注疏之失而莫之正葢千百年於茲矣

天子諸侯燕射之禮不見於儀禮惟燕禮於主人獻士及旅食者之後有云若射則大司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諸侯燕射之禮與鄉射同諸侯如此天子亦然故鄉射爲

大夫士之射禮而經中乃云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騶虞天子之射節何以得用於大夫士之射說者但云方有樂賢之志取是詩樂賢者衆多之意爲相宜且以大夫士與天子遠無嫌於僭若然則騶虞惟禁諸侯不得用耳夫大夫士他無一事敢僭天子者獨此樂節舍自有之采蘋采蘩不用而必僭用天子之騶虞果奚取乎不知本經之記已自釋之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蓋鄉射本是士禮而自天子以至大夫其燕射皆通用之故其歌各隨其人之所宜者用之且不獨樂節而已於侯則曰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於中則曰君皮樹中閭中虎中大夫兕

中士鹿中一記之中兼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且曰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於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君樂作而後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飲君如燕則夾爵又曰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又曰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蓋以明其禮爲天子諸侯之所同而備陳其所以別異者於記焉故天子諸侯有大射燕射大夫士有鄉射而儀禮但具大射鄉射二篇謂天子之大射以諸侯之大射儀通之天子諸侯之燕射則以大夫士之鄉射禮通之可無庸於複具或者不察謂經之亡佚而不備誤也

周禮射人職云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

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此一節先儒自注疏以下皆以為言賓射之禮惟王志長謂大射燕射均同此儀今案本經之文並未嘗見賓射二字何由懸斷其為賓射而大射君與賓耦射燕射主人與賓耦射則賓射云者與賓為禮之射即是大射燕射非大射燕射外別有賓射也即如王氏之說以此當大射燕射然諸侯之大射儀亦張三侯三容而鄉射記所陳天子諸侯之燕射又皆只見一侯俱與此不合然則此

所陳者何哉葢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自天子以下皆務焉然大射燕射皆臨時行禮之射而非素習之於平日安能以中射人一官專司射事故以射法治射儀法者度數之謂儀者動容之謂使自天子以下皆肄習之而容體有以比於禮其節有以比於樂所謂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者也惟其爲習射之事與大射燕射不同故直云以射法治射儀而不言其爲何等之射則所云王以六耦射三侯者非司裘所共之虎熊豹三侯亦非下文所云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之侯乃考工記梓人職所言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

爲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者盖燕射無三侯而大射三侯張
之則射人之事不屬梓人此梓人爲侯卽使梓人張之其
爲習射之射非禮射可知侯有皮布獸三種王以六耦更
番射之而每射一侯各有其義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者王制言元日習射上功元日猶月令祈穀之元日春之
上日也習射以春白虎通義謂助陽氣達萬物春氣微弱
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
生故以射達之也既有取於助陽達物則以功爲上故射
皮侯貴有力而能中堅卽所謂主皮之射也功由乎已之
自立則亦欲王繹已之志以射已之鵠故既張侯復棲鵠

焉已有功然後可以服天下故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次之五采之侯畫布所成不用皮者以其貴文德以服天下來遠人不徒武力之尙而畫以五采分布五方之色則取居中而馭四方之意也遠國既屬內外安寧王道盡而王躬乃得暇逸故終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然用獸侯則猶以猛獸害人者當不時制治之亦安不忘危之義耳采侯射人獸侯射物二者皆非射己之鵠故並不言棲鵠獸侯言王則皮侯采侯亦王所射可知皮侯言春則采侯獸侯亦春時所射可知矣諸侯降於天子其習射不得有遠國屬之事則以四耦射二侯二侯者一皮侯棲鵠以上功一獸

侯以息燕也孤卿大夫專於事人則皆當以功自見而不敢懷燕安之私其習射之一侯葢皮侯而棲鵠者士之事君與孤卿大夫同而職微未敢以功自見取其能守職而待養於人而已故用豻侯豻犬也能守而為人所養者也士雖射豻不用皮侯而棲鵠當同矣每侯有獲有容獲者執旌以唱獲之人容則待獲者所蔽之物儀禮謂之乏爾雅謂之防王三侯故三獲三容諸侯二侯故二獲二容孤卿大夫士一侯故一獲一容此射法之差等也至於五正三正二正之說先儒皆謂是正鵠之正然正在侯中一侯一正安得有五三之異鄭如注疏言五正以五采畫之中

朱次白次蒼次黃元最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損白蒼然
正是侯中之物經當連侯言之三侯五正二侯三正一侯
二正文意始順不應敘於樂以騶虞之下今曰九節五正
七節三正五節二正是正與節皆繫於樂不繫於侯明矣
蓋正者樂之闋也樂之每闋爲成而小成曰終大成曰正
謂之正者經所云正歌備也天子之禮不可見而諸侯大
夫士則有儀禮可據大射未射之前工歌鹿鳴管新宮及
射而奏貍首此諸侯之三正也鄉射未射之前合樂二南
及射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推之天子五正蓋升歌
一正笙入二正閒歌三正合樂四正及射而奏騶虞是爲

五正故射義所引逸詩有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者即王
大射之禮言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者樂之正歌既備可
以行射事卽大射儀樂既作而立司正安賓司射請射時
也此後以樂志射更有一正共爲五正天子大射如此平
日之習射亦然節者鼓之節也司射之命有不鼓不釋之
語言其發矢疾徐之際當與鼓節相應而投壺禮有魯鼓
薛鼓云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是以鼓節射
之明文而五正三正二正與節相連統繫於樂然則九節
七節五節者天子以下樂節疏數之差而五正三正二正
則其用樂多寡之等皆於平時肄習之故能循聲而發發

而皆中是所謂射儀也射人掌射事以法治儀所以諭習於素者如此然後立賓而與之爲禮或大射或燕射得不愆於臨時非聖人制禮之精意乎

考工記梓人所張之三侯先儒俱以之分配大射賓射燕射然賓燕如其所言尙屬可通而以大射爲張皮侯而春以功則殊不可解注云春讀爲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群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夫以春爲蠢已是據字作訓又以蠢爲作則訓中之訓而作又不足以盡之復訓爲出其意義究不能明則亦徒詞費矣鄭謂四時皆祭而始於春舉春以該三時然大

射之侯司裘共之射人張之經有明文與梓人何與況五采之侯爲遠國屬大夫士亦有賓射張采侯又奚取於遠國屬之義乎且據其說畫虎豹熊麋之首於侯得稱爲獸侯而以虎豹熊麋之皮飾侯何獨不可稱爲獸侯乎更就其說謂燕射張獸侯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而鄉射之記又何以舍其應張之侯不言而反記及燕射所張獸侯之制乎總由侯之制度不明故附會牽合而卒無明確之據也按梓人職云皮侯又云五采之侯又云獸侯是知采侯非皮皮侯非僅飾以獸皮獸侯非惟畫以獸首而獨於皮侯言棲鵠則又知采侯獸侯皆無鵠矣鄉射記云凡侯天

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於大夫士言布則知天子諸侯之非布於虎豹鹿豕言畫則知熊麋之非畫而又言凡畫者丹質益知白質赤質之侯不爲畫矣以此考之侯之爲物布用皮用布二種其用皮者則有去毛存毛之分司裘所共大射之六侯與射人所言士射豻侯鄉射記所言天子熊侯諸侯麋侯是皆以其獸皮之有毛者爲之有毛而後得辨其爲虎熊豹麋豻之獸侯也若去毛則不辨其爲何獸故梓人所謂春以功者直渾之曰皮侯而已其用布者皆畫而畫亦有傳色與象形之異大夫士之虎豹鹿豕皆

圜其形若五采之侯則但於布上施五色以應五方而已其侯之式張之爲上廣下狹象人張臂之形而其中間正方之一片謂之侯中或用有毛之皮或用去毛之皮或用布而畫獸形或用布而畫五采皆指此侯中言之侯中之上下皆用布橫幅縫之以爲維持其縫附侯中者謂之身亦謂之躬縫附於身者謂之个亦謂之舌其繫侯於植之繩謂之綱綱所貫之紐謂之縜然侯中取節於侯道侯道之遠近不同則侯中之大小異侯中既異則身之左右出於中與个之左右出於身者長短亦異矣故梓人云廣與崇方又云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但約其大數如此

不詳其尋尺若干惟綱與縜則不拘侯之大小皆同故得
著其數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夫侯中取節於侯
道而量侯道之物有貍步與弓之殊射人職云大射則以
貍步張三侯大射儀亦云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
參七十干五十所云九十等即貍步之數貍步之制無可
考鄭氏注以考工記言弓之下制六尺則貍步亦同固是
懸揣之說即如其數而所云大侯九十等乃諸侯大射之
儀亦不知天子之大射然否鄭又以射人所云九節七節
五節之差容即侯道之數然九節之文繫於樂以騶虞之
下而不繫於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之下則明是樂節與

侯道何涉且白虎通義又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則亦安得必謂天子之侯道與諸侯同九十步因卽以此定侯中與其身个之制哉惟鄉射之侯鄉射之記有明文可考而知鄉侯之道五十弓每弓取二寸以爲侯中故侯中十尺崇廣方則縱横皆十尺也倍中爲躬則上躬下躬各二丈倍躬爲左右舌卽上兩个與其身三之謂躬二丈倍之則四丈故云上个尋旣躬二丈而个有四丈則上个之左右出於躬者各一丈矣下舌半上舌卽下兩个半之之謂上个之左右出躬各一丈此半則左右各出五尺而通

其中計之下个爲三丈矦侯中之廣十尺上个四丈下个

三丈及其張之上綱與下綱各出舌尋則上綱兩植相去

五丈六尺下綱兩植相去四丈六尺此鄉侯之大也侯中

之崇亦十尺益以上下之躬與舌布各一幅古布幅廣二

尺二寸爲縫皆以二尺計之則共益布八尺及其張之下

綱不及地武尺二寸爲武復加貫綱之纇上下各寸通崇

一丈九尺四寸此鄉侯之高也至正鵠之說則鄭衆馬融

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又引

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

方二尺也正中者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賈逵則謂

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鄭康成又以為大射用皮侯而制皮為鵠賓射用布侯而采畫為正燕射亦用布侯而無正鵠直畫獸頭於正鵠之處以當之今案梓人明言參分侯廣而鵠居一侯之大小異鵠亦因之安得拘於四尺且梓人言張皮侯而棲鵠司裘亦云設其鵠則鵠並不與侯連亦不得謂侯之中處即鵠也王肅所引爾雅今無其文豈當時原有而今逸之然賈馬鄭輩皆在肅前不應彼皆未見而肅獨見則亦未足深信竊據經文皆以正鵠連稱而周禮止言設鵠棲鵠不見有設正之事意鵠固不與侯連而正則連於鵠蓋鵠之正中之處為正射時設其鵠

而正已具所以經止言設鵠而不失正鵠者皆謂之中特中正爲尤難故詩人美莊公之善射言終日射侯不出正也大射之侯設鵠既見於司裘而大射儀亦有大侯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之語燕射之禮同於鄉射則其侯不設鵠而有質記所謂熊侯白質麋侯赤質凡畫者丹質是已詩毛公賓筵傳的質也的者白之義蓋即熊侯之白質非凡質皆謂的也然鵠言設言棲而鄉射禮直云張侯而已不及於質記所云白質等亦連侯言之不見其施設之事則質即具於侯中非別爲一物蓋於侯之正中用白赤丹之色以爲識其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授甲革椹質者

弓人亦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射甲與椹者不用侯即以甲椹當侯射之革則皮侯與大射之侯之鵠質則獸侯之赤質白質及布侯之丹質也鄭康成注司弓矢云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也注弓人云質木椹並誤以椹爲質而注鄉射記又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則復不以質爲正以附會其獸頭爲正之說夫同一射質彼此固不容岐說而質附於侯有侯然後有質以椹爲質不知其以何爲侯若無侯則直是射椹而已又何見其爲椹質且司弓矢言椹質而弓人則只云射革與質亦安見質之必爲木椹哉然則大射之侯

別棲革於侯中謂之鵠而鵠與侯爲二物正鵠在於鵠中
燕射之侯以色識侯中謂之質而質即具於侯侯中並不在
於侯外梓人所張習射之侯皮侯同於大射之有鵠獸侯
同於燕射之有質唯五采之侯無鵠亦不知有質與否然
據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凡之爲言所該者廣五采既是
畫侯則意其分布五方之色而亦於侯之正中用丹識之
以爲質與

天子習射以三侯諸侯習射以二侯而大射則皆用三侯
以所射之人分三等故侯亦分三等大射儀所張三侯一
曰大侯二曰參三曰干大侯君之侯也尊君故謂之大參

如無徃參之參謂參於二者之間也干如干祫之干謂本非其所有而有者天子之大射本爲諸侯設而卿大夫與焉諸侯之大射本爲大夫設而士亦與焉非巳之事而得從事其間故謂之干猶今人言干與矣鄭康成讀參爲糝云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之大夫於經固無所依據其讀干爲豻雖於字之偏旁得通然此獨著其侯之物上二侯何以不著其物乎竊謂大射儀雖諸侯之禮而實通於天子之大射故儀禮不別見天子大射之禮則其曰大侯曰參曰干而不言其侯之爲何物正見天子大射所張之三侯亦然也天子大射以威不寧之諸侯故司

裘所共王之三侯虎熊豹皆猛獸取服猛之義虎最大熊次之豹又次之以喻三等之分土三者皆王之大侯視所與射之諸侯爲何等而用其一諸侯於朝覲二時禦敵王所愾之志故司裘所共亦取熊豹之猛獸是卽參侯用之則因其特而張其一卿大夫之於大射旣非其所有事而干與其間則所謂干侯者直取受養爲義內則所謂麋膚麋腥之類皆膳羞之美者故用麋侯也諸侯之在其國亦有誅暴勝殘之責所屬卿大夫士亦有三等則其大射亦當有熊虎豹之三侯因所與射之人而用其一其大夫助諸侯以除害爲義其士以非其事而受養爲義亦當與王之

大射無異是以大射儀之三侯不言其物而他經記亦未及諸侯大射之侯明大射儀之爲大爲參爲干者得上達於天子而司裘所共王大射三等之侯得下達於諸侯也先儒以司裘所言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者是指諸侯本國之大射卿大夫則共麋侯者是指卿大夫大射於其家無論卿大夫僅有私士不得上擬國君之大射而諸侯之大射儀明有三侯則儀禮與周禮不合不得已遂謂畿內諸侯二侯畿外得用三侯然既有畿外畿內之別經自當別白言之且司裘冢宰之屬掌王服御之事者而使之共諸侯卿大夫之射侯不亦舛乎

先儒皆分大射賓射燕射謂大射是將祭擇士而射於學賓射是諸侯來朝而與之射於朝燕射是與羣臣燕而射於寢兹既參考經記知大射即諸侯來朝之射而大射燕射皆是與賓爲禮則皆得謂之賓射未嘗別有賓射之禮且即其所謂與賓射於朝者尤爲舛謬夫天子諸侯三朝惟寢門內之燕朝有堂以其與臣下燕於此故有燕朝之日此外則自外門至中門之庭謂之外朝自中門至寢門之庭謂之治朝此二朝皆有門而無堂屋今以諸侯來朝賓禮之而與之射豈有徒立於庭而行禮奏樂之理若亦射於燕朝之堂則又與燕射於寢何別是不獨大射燕射

之外別無賓射之事亦並無賓射之地也乃先儒既强分爲大射賓射燕射三節因於鄉射記所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注曰國中城中謂燕射也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注曰於郊謂大射也於竟則虎中龍旜注曰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夫據其所說賓射於朝則亦在國中然欲兼言賓射則不能以三射配三地遂於國中沒賓射之文而於竟雖不質言賓射但云與鄰國君射意寔主於賓射故疏釋之直云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以其主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此無論諸侯相朝只有郊迎郊送無送於竟者即有之亦豈必於此特行賓射之禮則欲强分三射

以配三地適見其進退周據矣今案將祭擇士之射在射
宮射義固有明文燕射者因燕而及燕禮記言燕朝服於
寢則燕射之在寢可知惟大射經記俱未言所在然據周
官司几筵職云凡大朝覲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
朝覲大饗皆在廟儀禮公食來聘之大夫亦在廟今以諸
侯來朝以禮賓之有饗有食有燕燕卽大射之先行燕禮
者是（詳饗燕卷）饗食既俱在廟則大射亦必於廟故司服云王
饗射則鷩冕鷩冕者王祀先公之服以二禮同在廟故同
用祭服又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亦大射與大饗同
則大射儀所云公入驁正是公出入奏驁夏之禮不言出

而言入者以其在廟出廟卽是入寢一奏而已鄭注謂大射是射於射宮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則出射宮一奏入城而後王寢又須再奏安得僅以公入驁三字括之乎敖君善則曰入謂降而入於內燕禮不言公入此言公入者爲奏驁而見之依其所言是大射亦在寢則復與燕射何異而乃云言大射者别於賓射燕射更不可解葢大射謂之射侯以别諸侯之賢否於廟行之臨之以祖宗示王不敢自專之意擇士行之於學以考其學之成虧惟燕射爲燕閒之事乃行於寢義各有取也夫惟天子諸侯之大射在廟燕射在寢俱在城中大夫士無大射只有燕射而其

燕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謂之鄉射其地在學學屬郊外故鄉射記曰惟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然君之大射燕射俱在國中而記所言又有於郊於竟者何哉葢天子諸侯之燕射俱與大夫士之鄉射禮同燕禮所謂若射則大司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故鄉射本大夫士禮而經言奏騶虞記備陳天子諸侯之侯及其行禮之節明天子諸侯之燕射亦用此禮則所云君國中射者卽指在寢之燕射與大射無涉而於郊於竟亦並指燕射言之非於郊謂擇士射宮之射也葢天子諸侯之大射必於廟所謂嘉禮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之義也燕射則隨地可行故居則於

國中出則於郊於竟皆得爲之但中與獲異耳國中燕射固在路寢之堂而郊竟則皆有學學記言術有序據管子度地篇云百家爲里里十爲術是一千家之地卽有序以爲習射之所是以大夫士平時飲酒於五百家之黨庠而習射於千家之序天子諸侯出而欲行燕射亦於此序以序者射也故鄉射是大夫士禮而經言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古文序字記亦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以序對堂明在國中則射於路寢之堂於郊於竟則亦就大夫士所行鄉射之術序爲之經記故互言焉若以爲鄉射只是大夫士之禮與天子諸侯無與則經固不應言奏騶

虞記亦不應雜見天子諸侯之事且大夫士均是射於庠耳又何以堂與序有殊鄭注求其故而不得則曰序無室可以深而序之所以無室又無明據則又曰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夫豫之與序今古字不同耳若豫之是榭復何所本賈公彥又謂鄉大夫射於庠庠則有室故物當楣士射於序序則無室故物當棟然宮室古有定制庠序同是學校何緣有有室無室之異況本經之記明言籩豆出自東房有室而後有房無室則房於何置乎如鄭說是以有室無室爲別則以榭與堂對經記當直言榭不宜作豫作序如賈說是以在庠在序爲別則以庠

與序對經記當直言庠不宜曰堂彼此淆惑皆由不知鄉
射禮元通於天子諸侯之燕射而經記之所謂堂卽指天
子諸侯路寢之堂也葢路寢謂之燕朝朝者庭也據考工
匠人市朝一夫注云方各百步步六尺是自路門內至堂
之庭深廣皆六十丈禮器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
夫五尺士三尺是堂之高有差數以庭之深廣與堂之高
考之則知堂之深廣必其相稱且天子諸侯之制爲殿屋
四阿大夫士但夏屋南北兩下而已衍序非天子諸侯之
大學則其規模視路寢淺深廣狹知必迥異故鄉射禮將
射而遷樂於堂下以避射事而大射儀太師等直坐於東

岾之東南則是序之堂隘而廟之堂寬廟與路寢同也天子諸侯之燕射如鄉射禮則侯道亦五十弓侯道者自射者所履之物至張侯之處遠近之數也弓之制六尺五十弓則爲三十丈乏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葢張侯之所在庭去堂廉二十丈是爲侯黨而乏之去堂廉十丈通至物之侯道言之爲三分之一自堂下言之與侯同黨而居亦得其一也天子路寢之庭深六十丈設庭三其堂深則堂有二十丈自堂廉至㡿自㡿至楣自楣至棟自棟至戸牖間分爲四架每架各深五丈射者之物當楣自楣至侯則五十弓之侯道矣序之規制淺於路寢其乏之去侯亦十丈

則侯之去堂廉亦二十丈其堂上之地自堂廉至庪自庪
至楣自楣至棟自棟至戶牖閒雖亦具有四架而每架之
深不能有五丈使其物必當楣則自物至侯所謂侯道者
不及五十弓故必進而當棟之處畫物而後自棟至堂廉
有十丈之深通堂下得合三十丈之侯道盡侯道之弓數
與王之所居侯黨之數有定而堂之深淺不同路寢之堂深
則棟楣等之相去亦遠所以物當楣而無庸當棟序之堂
淺則棟楣等之相去亦近所以物當棟而不得當楣當棟
故升射者就物必鉤於楹內當楣故升射者直由楹外便
可卽物以楹之所在亦當楣也以此考之經記所言序與

堂之與國中郊竟之殊無不可迎刃而解矣

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鄭注引尙書大傳所言澤宮之射當之不知彼射餘獲之

禽與主皮何涉且彼云貴揖讓之取而不貴勇力之取則

正與孔子爲力不同科意合何以反譏其尙力蓋禮射者

行禮之射大射燕射皆是別於平時之習射也平時習射

則梓人所云張皮侯而棲鵠者以皮爲侯以革爲鵠矢穿

鵠而著於侯自鵠言謂之貫革自侯言謂之主皮主者注

著之意惟勇力者能之故曰以功禮射則但期其中侯不

必其穿鵠而著侯以明習禮樂而非尙力惟平時習射有

之故附見於鄉射之記云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見其與禮射不同而鄉大夫詢衆庶之時則亦以此列於五物之內見先王雖非徒勇力之尚而未嘗謂勇之可廢使人皆習於與輸也孔子之世列國兵爭專以此爲能事是以歎之彼此各有其義固不相悖矣

射節之騶虞采蘋采蘩其詩皆存獨貍首不見鄭氏注謂卽射義所引曾孫侯氏四正具舉者是然其文並無貍首之字祗因考工記祭侯之詞中有詒女曾孫之句與此曾孫同又有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之說遂臆撰爲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之言其穿鑿傅傳至矣

而劉原父又以爲郇召南之鵲巢謂篆文貍似鵲首似巢則尤爲牽强按檀弓載原壤之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意必古有是詩而壤歌之者但旣久佚遂不可考矣